

中国当代
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
精品书系

少军 主编

手术室里的微笑

李学斌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我知道，妈妈一直看着我。
在那座向阳山坡的最高处，
在一级级台阶的尽头——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堂里的微笑 / 李学斌著. —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3

(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 / 少军主编)

ISBN 978-7-5328-7714-0

I. ①天 II. ①李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10654号



关于作者

李学斌，籍贯宁夏平罗县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博士，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。兼任《读友·少年文学》（半月刊）特约主编、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。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。已出版图书20余部。其中小说代表作《蔚蓝色的夏天》《天使没有长大》《塔校故事》等；理论代表作《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》《沉潜的水滴》等。主编《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选读》《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品选读》《二十一世纪读友新课标儿童文学拓展阅读书系》（小学生卷·12卷）等师范院校教材和教辅读物；参与编写《儿童学概论》《幼儿文学理论与实践》等本科教材。曾获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“上海文艺创作精品奖”“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论文评比一等奖”“全国幼儿文学教育教学论文一等奖”等奖项。



天堂里的微笑·····1



天使不忧伤·····25



自己的天空·····40



黑书·····56



男孩单鼓·····81



塔校奇人·····93



我的耳朵宛若红旗·····102



金色的手指·····116



错位·····135



走过雨季·····152





天堂里的微笑

今天是星期一。

下午放学，我一点儿不急着回家。

爸爸送妈妈去上海做检查了。家里只有奶奶。

妈妈肚子里长了瘤。先是小拇指大，后来长成了茶杯大。开刀割掉了，又长出来。好像还跑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本来，妈妈已经在南京的医院做了检查，可是，医生说，最好还是到上海去复查一下，这样安心。那里有全国治瘤最好的医院。爸爸就请假，开车送妈妈去了。

我在教室里把作业做完一半，感觉肚子开始咕咕叫了，这才收拾书包回家。

一进门，奶奶说：“超超啊，奶奶做肉臊子面给你吃，好不好？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奶奶，你做饭就会老三样。又是臊子面。我不吃！”

奶奶支棱着手，为难地说：“好孙子。奶奶一个乡下老婆子，又不识字。只会做米、面家常饭。你懂事点儿，将就着吃吧。等你妈病好了，让她给你做大餐吃。”

我赌气说：“就是不想吃面！我要吃肯德基。你给我拿钱，我自己到外面去吃！”

奶奶有些急了：“啊呀，你这不是为难奶奶吗。家门口又没有那个鸡店，你就是要吃，也要等你爸爸回来带你去吃。”

我梗着脖子说：“反正我不要吃面！”

奶奶没办法了，只好让步：“好、好、好，我的小祖宗。奶奶焖碗米饭，你泡着肉汤吃。总行了吧？”

这下，我开心了：“这还差不多。反正不吃面就行。”

奶奶边抹桌子，边摇头叹气，然后到厨房忙去了。

我可不管那么多，丢下书包，一屁股坐沙发上，“吧嗒”一声，打开了电视。



早晨进教室，课代表正发上周五的数学单元测验卷。刚坐下，

一张大纸就飘了过来。右上角写着鲜红的数字“86”，底下还画了一个小圈，里面写着“13”。我明白，全班28人，我是第13名。中彩了，这么倒霉的数字，让我碰上了。

旁边，同桌丁冬冬正用笔头一点一点核分数。她得了98分，小圈里写着数字“3”。

98分还嫌少？真财迷！我抓起自己的卷子，看也没看，塞进课桌。这时，班主任来了。

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拿出语文书来读。

下面的课，我上得有些稀里糊涂。心里总七上八下的。第13名，妈妈一准又要生气了！

好容易挨到放学，心里越发忐忑。

看着同学们叽叽喳喳往外走，我慢吞吞收好书包，垂头丧气出了教室。

一路上，脑袋里一直盘算着怎么向妈妈说。

到家了。摁响门铃，奶奶开的门。

一进屋，我小小吃了一惊：妈妈正坐沙发上看电视！

看我一脸狐疑的样子，妈妈关掉电视，转过脸说：“别一副看怪物的眼神。你老妈难得看看电视。”

说着，她站起身来。我看着妈妈从我面前晃过，进了卫生间。她的背影瘦巴巴的，身体薄得像一张纸，睡衣穿在身上像老和尚的袍子，晃里晃荡的。

该怎么交差呢？我脑子里又转起了这个念头。

让我纳闷的是，直到吃完晚饭，妈妈都没问起我的成绩。一句都没有。

不过，随后，我就明白了。今天，全家关注的焦点不是我，是妈妈。爸爸召集大家开了家庭会议。

奶奶、妈妈和我坐在沙发上。爸爸坐在小马扎上。还没等爸爸开口，妈妈先冲他开炮了：“哎、哎、哎，赶快把你那张旧社会的脸换过来，亏你还是医生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吃五谷，谁不生病？我可提醒你啊，现在家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病的病，你这个一家之主，可要有个样儿！”

爸爸咧开嘴，苦笑了一下。

我嘴快，马上接上妈妈的话说：“就是，就是。妈妈说得对。爸爸就是一副旧社会，奶奶也是旧社会，只有妈妈和我是新社会。我们家两个社会。”

可是，妈妈却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“闭嘴！什么‘奶奶也是旧社会’，别对长辈没大没小的！”

我吐了下舌头，不敢吱声了。

爸爸干咳了两声，开始说话。

爸爸先说妈妈的病。爸爸说，家里现在最大的事，就是给妈妈治病。从今天起，家里除了伙食标准不变，其他一切从简，能省则省。

说完妈妈，爸爸脸转向我：“小超，以后你的学习你自己掌握。

爸爸只负责签字。给你充分自由。但是，老规矩不变，你必须定期完成成绩指标！”

我乐得这样，妈妈和奶奶也没意见，爸爸就宣布散会。大家各干各的。爸爸拿出针管、药水、棉球，准备给妈妈输液，我帮爸爸搬来输液架。

我看到奶奶眼圈又红了，偷偷用衣袖擦眼泪。奶奶老这样，比爸爸还要旧社会。

妈妈开始输液。我回自己房间写作业。我的卷子，爸爸已经签字了。他只丢下一句话：“你要是自己满意那就行！”

这叫什么话！这样的成绩，我能满意吗？

要知道，我的各科成绩从来没有掉出前五名。这第13名叫我如何能满意？

不过，预料中的风暴没有来，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

三

妈妈不上班了，每天就是吃饭，睡觉，打针；看书，上网，吃药。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好惬意，真让我羡慕、嫉妒、恨。我说：“妈，你简直太舒服了。整天待家里，还好吃好喝。我要能这样就好了。”

妈妈苦笑了：“傻儿子。你以为妈妈喜欢这样啊？你过来。”

我坐到妈妈身边，看她慢慢撸起袖管。我不禁吓了一跳。妈妈



的臂弯里、手背上全是针眼，密密麻麻，都快数不清了。捏捏胳膊，还没我的粗呢，真正叫皮包骨头。

我这才明白，妈妈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可是，妈妈还是有了一些变化。她甚至还烫了头发、换了发型。原先稀稀疏疏的头发，一下子茂密了许多，人也年轻了。只是脸显得更瘦、更苍白了。

奶奶每天变着花样给妈妈炖鸡汤、排骨汤、甲鱼汤，可妈妈的脸色还那样，一点儿血色也没有。倒是我和爸爸跟着妈妈沾了不少光。那些鸡汤、鱼肉，妈妈根本吃不了几口。奶奶又舍不得吃，就全留给我和爸爸了。

好多次，奶奶把饭端来，妈妈只动动筷子，就放下了。

我觉得奇怪，就问：

“妈，你怎么不吃啊？”

妈妈虚弱地笑笑：“你们吃吧。妈妈没胃口。”

奶奶和爸爸也没胃口。我就一个人呼噜呼噜地吃。

每逢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妈妈真是好可怜。

妈妈休假在家，爸爸更忙了。要上班，还要到医院给妈妈拿药；每周两次送妈妈去检查、化疗，人一下子老了不少。有几次早上送我上学，我发现他连胡子都没刮。

奶奶还是常常背着人在厨房里抹眼泪。

前天下午，我到家时，妈妈化疗还没回来。奶奶把妈妈没喝的

甲鱼汤端给我，嘴里絮絮叨叨说：“真是作孽呀。什么也吃不下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。”

我喝了一口，就推开了。

什么甲鱼汤啊。马尿一样，真难喝！

奶奶叹口气，看着我说：

“小超，你懂事点儿。你妈妈一直病，一直病。你爸爸又忙。没人管你，你可真命苦。”

我没好气地抢白说：

“什么命苦，我才不命苦呢。妈妈自己命苦，跟我有关系？”

听我这么说，奶奶又开始叹气。



五一长假里，镇江的路叔叔、张阿姨来看妈妈。他们都是妈妈的好朋友。

路叔叔、张阿姨是两口子。好多年前，他们和爸爸妈妈都在大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，后来一起考研究生出来。毕业后，他们直接上班了。可妈妈却一边上班，一边读博士。博士毕业，又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多……

从我记事起，两家就经常见面。一到节假日，不是路叔叔他们来南京，就是爸爸开车带我和妈妈去镇江。一来二去，我和路叔叔

混得很熟。路叔叔似乎特别喜欢我。每次来，都给我带礼物。不过，让我奇怪的是，路叔叔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。

那天，路叔叔进门时，我正坐在客厅地板上摆弄航模。这学期，我选了航模兴趣小组。

看见路叔叔，我叫起来：“路叔叔，你给我带什么好书了？”

路叔叔是编儿童杂志的，家里有很多儿童书。每次来南京，他都给我带书。我书橱里一大半书，都是他送的。尤其是那些冒险、侦探、科幻故事。他知道我喜欢这个。

果然，路叔叔又从包里拿出一捆书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《亚马逊冒险故事》。我开心地大叫：“太好啦！”

妈妈在一边提醒我：“小超，还不快谢谢路叔叔。”

我响亮地叫了一声：“谢谢路叔叔。”就丢下那组航模，一头扎进冒险故事里去了。一直到奶奶叫吃饭，我才出来。

吃完饭，妈妈要爸爸开车带路叔叔、张阿姨到玄武湖周围转转。路叔叔看着妈妈，有些犹豫。他们是担心妈妈累着。妈妈说：“趁现在还走得动，要多看看。南京六朝古都，看的时间不多了呢。”

爸爸问我去不去。我惦记着看了一半的《亚马逊冒险故事》，当然不肯去。爸爸也不勉强。他们一行四人去了。

爸爸妈妈一直逛到晚上才回来。路叔叔、张阿姨已经乘车回了镇江。

爸爸把妈妈扶进屋时，妈妈都快软成一团泥了。

奶奶气咻咻地说：“生病了，不好好在家坐着，还到处乱跑。真不让人省心！”

妈妈说：“人家来看我，我不能一整天都让人待家里。妈，您别担心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妈妈说得很轻巧，可第二天，她就住院了。

五

妈妈这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。

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家里冷清了很多。

爸爸更忙了，家里、单位、医院、学校连轴转。早晨，开车先送我上学，再去单位。下午一下班，就赶往医院照顾妈妈。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十点才回来。几个月下来，人累得黑瘦黑瘦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冷不丁一看，小老头一样。

爸爸这么忙，根本没空过问我的功课，甚至好几次，一直到早晨出门，才想起给我签字。好在我一直很努力，成绩一点儿也没落下。这全靠妈妈以前给我打下的基础。

奶奶还是经常长吁短叹。不是叹妈妈命苦，爹妈去世早，娘家没人管，就是替爸爸心急，担心爸爸时间长了身体熬垮。再不，就是责怪我不懂事，不知道体谅大人。

很长时间了，一到晚上，家里就剩我和奶奶两个人。我做作业，

奶奶就在旁边发呆。偌大个房子，冷冷清清的，让人心里不由发空。有时，遇上不会做的题目，没人帮我，我只能一个人瞎琢磨。实在想不出，就空着，等第二天去问老师。

七月里，天很热。奶奶心疼钱，不肯开空调。我热得实在不行，奶奶就拿把大蒲扇，在我背后“呼啦呼啦”给我扇。可是，还是热，我就把空调打开了。

奶奶只好说：“凉一凉就关掉吧。你妈妈治病要花很多钱呢。”

可是，我一凉快就忘关了。奶奶不想让我受罪，又心疼电费，就一个劲叹气。

九点钟，我作业全部写完，爸爸也从医院回来了。他开车带我到妈妈病房去。让我和妈妈说说话。

可是，每次妈妈只让我在病房里待一刻钟，就催我回家睡觉。妈妈说，睡眠不好，第二天上课没精神的。

一天又一天，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劲透了。

唉，妈妈病的时间也实在是太长了！

那天晚上，在病房里，我问妈妈：

“妈，你怎么总是住院啊？你不在家，家里热得跟蒸笼一样。奶奶就知道省钱，空调都舍不得开。”

妈妈摸着我的头说：“都是妈妈不好。妈妈生病，拖累你们了。”

我说：“妈，你还是回家住吧。吃药打针，在家里也可以的。反正爸爸也是来回跑。”



妈妈怔怔地看着我说：“妈妈也想跟你和奶奶在一起啊，可是，妈妈得听医生的话。”

我不吱声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爸爸先是沉默不语，后来突然问我：

“小超，假如有一天，妈妈不在了。就爸爸和你过，你能接受吗？”

我很生气。爸爸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？

我不高兴地说：

“老爸净胡说！妈妈肯定会好的。我同学的妈妈也得过瘤，都好了。”

爸爸叹了口气，再没有说话。

六

暑假里，小姨从西安来看妈妈。大我一岁的表姐秀秀也来了。

小姨待了一周，天天到医院陪妈妈。那几天，爸爸轻松了许多。妈妈也精神了不少。

可是，一周很快就过去了。小姨要回去了。

临行前一天，妈妈让小姨带我和秀秀表姐去看上海世博会。

小姨起初不想去。妈妈卧病在床，小姨没心思游玩，可妈妈不答应。她说：“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，应该去看看。中国下次办世博，